

客户重要性、审计风险与审计报告决策

Client Importance, Audit Risk and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

胡南薇¹ 陈汉文²

HU Nan-wei CHEN Han-wen

(1.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2.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审计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现有的研究不同,笔者试图基于微观视角考察审计风险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影响。我们发现,随着客户重要性水平的提高,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客户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而对于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客户,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并不显著相关。这一结果显示,审计师并不会仅仅因为经济依赖而在审计报告决策上妥协;在面对较高审计风险时,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负向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关键词】 客户重要性 审计风险 审计报告决策

【中图分类号】 F2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549 (2014) 06-0052-08

一、引言

长期以来,客户重要性是国际审计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现有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而且由于研究者更为关注宏观因素^①而往往忽略了微观因素对两者关系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客户层等审计风险的影响。

而事实上,审计师会权衡来自客户的压力及其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不会仅仅因为对客户在经济依赖而在审计报告决策上妥协。鉴于此,本文基于微观视角考察客户的审计风险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影响,以弥补此方面理论研究的不足。

通过查询 A 股上市公司 2005—2010 年披露的前

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我们识别了 2004—2006 年 430 家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公司,将其界定为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样本;同时,我们还通过查询 2004—2006 年 A 股上市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将 480 家披露前期重大会计差错的上市公司界定为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样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对于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客户,客户重要性水平越高,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而对于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客户,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审计风险是影响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重要微观因素,而且随着审计风险的加大,客户重要性对审计师审计报告决策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

【收稿日期】 2014-03-03

【作者简介】 胡南薇,女,湖南长沙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审计问题;陈汉文,男,四川梁平人,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审计相关问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微观执业环境视角的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关系研究”(713021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10212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3200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13YJC790048)、教育部博士点专项基金(20120023120015);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青年项目(项目号:2009QG01)。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 宏观因素可能包括:金融危机、相关法律法规(例如 SOX 法案、会计准则)的出台或者其他涉及宏观层面的重大事件(例如银广夏事件)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

虽然现有的直接考察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文献较多,但其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鲁桂华、余为政与张晶(2007)^[1]和陆正飞、王春飞与伍利娜(2012)^[2]的研究发现,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负相关。而Reynolds and Francis(2001)^[3]和方军雄、洪剑峭与李若山(2004)^[4]的研究则均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此外Craswell, Stokes and Laughton(2002)^[5]、王跃堂与赵子夜(2003)^[6]、曹强与葛晓帆(2009)^[7]的研究却未发现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存在任何显著的相关关系。基于此,相关文献开始关注影响这两者关系的宏观因素。Li(2009)^[8]基于财务困境公司考察了SOX法案实施前后的变化。Zhou and Zhu(2012)^[9]则关注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影响。Chen, Sun, and Wu(2010)^[10]和陆正飞、王春飞与伍利娜(2012)^[2]分别基于中国的宏观事件,考察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变化。这些研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的关系会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不过,我们认为,宏观因素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影响是较为间接的,而且相对于宏观因素,厘清影响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微观因素,对于深入理解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作用机理和实现机制更为重要。而据我们所知,目前在国内外重要的会计期刊上考察决定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之微观因素的文献(Chi, Douthett and Lisic, 2012; 陆正飞、王春飞与伍利娜, 2012)^{[11][2]}相当有限,而且尚未有研究考察审计风险可能存在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微观层面上考察审计风险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影响,以弥补此方面理论研究的缺失。

(二) 研究假设

我们的研究试图在不同审计风险情形下,考察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客户重要性本身对审计报告决策存在两方面力量的影响;而客户审计风险则是影响这两方面力量

对比的一个重要的微观因素。

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审计师需要应对来自上市公司和审计市场竞争者的压力。当大客户有能力通过终止合约关系来向拟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审计师施压,出于经济上的依赖,审计师将倾向于保留大客户,而向大客户妥协(DeAngelo, 1981)^[12]。由此,相对于小客户,审计师可能更不倾向于出具严厉审计意见。另一方面,审计师同样面对来自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压力。对大客户出现审计失败时,审计师的声誉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从而削弱其在审计市场中的竞争力。此时,审计师有动机保护其声誉,降低诉讼和监管风险(Reynolds and Francis, 2001)^[3]。而且,这种审计失败往往导致审计师需要承担来自行政和民事的法律责任(Stice, 1991; Lys and Watts, 1994; Chen, Sun, and Wu, 2010)^{[10][13][14]}。由此,相对于小客户,审计师对大客户可能更加谨慎(Krishnan and Krishnan, 1997)^[15],从而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管理大客户。总体而言,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的关系取决于这两方面力量的对比。

而正因为存在两方面力量,在不同情况下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审计风险则是影响这两种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的微观因素。假设审计师面对两个大客户,对两者经济依赖程度相同,但由于审计风险水平的不同,审计师会权衡来自两方力量的压力,做出不同的审计报告决策。当面对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大客户时,审计师发生审计失败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出具非严厉审计意见的潜在损失较小,此时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负向影响会发挥较大的作用。而当面对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大客户,审计师如果不出具严厉审计意见发生审计失败的可能性会比较高,潜在损失也比较高,此时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正向影响将会发挥较大的作用。综上,我们认为,不同审计风险情形下,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

假设1: 审计风险越低,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越趋向于负相关。

假设 1a: 在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情形下, 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负向影响较弱。

假设 1b: 在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情形下, 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负向影响较强。

三、研究设计

借鉴已有研究文献的做法 (DeFond, Wong, and Li, 1999; Chen, Chen and Su, 2001)^{[16][17]}, 我们构建了审计报告决策模型, 以检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模型 1:

$$\begin{aligned} Opin = & \beta_0 + \beta_1 High_risk + \beta_2 High_risk \times Impor \\ & + \beta_3 Impor + \beta_4 Preopin + \beta_5 Lnasset \\ & + \beta_6 Leverage + \beta_7 Roa + \beta_8 Loss \\ & + \beta_9 Storatio + \beta_{10} Revratio + \beta_{11} Sale_growth \\ & + \beta_{12} Age + \beta_{13} |DA| + \beta_{14} Ownership \\ & + \beta_{15} Board_size + \beta_{16} Board_confer \\ & + \beta_{17} Board_indep + \beta_{18} Board_audit \\ & + \beta_{19} Chair_CEO + \beta_{20} Foreign + \beta_{21} Mshare \\ & + \beta_{22} Year2004 + \beta_{23} Year2005 + \beta_{23} \\ & + i \sum_{i=1}^4 Regioni + \beta_{27} + j \sum_{j=1}^{11} Industryj + \varepsilon \end{aligned}$$

模型 2:

$$\begin{aligned} Opin = & \beta_0 + \beta_1 Low_risk + \beta_2 Low_risk \times Impor \\ & + \beta_3 Impor + \beta_4 Preopin + \beta_5 Lnasset \\ & + \beta_6 Leverage + \beta_7 Roa + \beta_8 Loss \\ & + \beta_9 Storatio + \beta_{10} Revratio + \beta_{11} Sale_growth \\ & + \beta_{12} Age + \beta_{13} |DA| + \beta_{14} Ownership \\ & + \beta_{15} Board_size + \beta_{16} Board_confer \\ & + \beta_{17} Board_indep + \beta_{18} Board_audit \\ & + \beta_{19} Chair_CEO + \beta_{20} Foreign + \beta_{21} Mshare \\ & + \beta_{22} Year2004 + \beta_{23} Year2005 + \beta_{23} \\ & + i \sum_{i=1}^4 Regioni + \beta_{27} + j \sum_{j=1}^{11} Industryj + \varepsilon \end{aligned}$$

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因变量、检验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解释如下。

(一) 因变量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因变量为 *Opin*。*Opin* 是虚拟变量, 如果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取值是

1, 否则取值是 0。

(二) 检验变量

High_risk × *Impor* 是模型 1 的检验变量。其中, *High_risk* 为虚拟变量, 如果公司的审计风险相对较高, *High_risk* 是 1, 否则取值为 0; *Impor* 是客户重要性水平的计量指标。依据已有研究的衡量方法 (Chen, Sun, and Wu, 2010; 喻小明、聂新军与刘华, 2008)^{[10][18]}, 以客户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为基础确定客户重要性水平。而且, 为了更为准确地衡量客户重要性水平, 我们是以未做剔除的样本作为计算依据。在模型 2 中, 检验变量为 *Low_risk* × *Impor*。其中, *Low_risk* 为虚拟变量, 如果公司的审计风险相对较低, *Low_risk* 是 1, 否则取值为 0; *Impor* 的定义与模型 1 一致, 不再赘述。如果假设 1 成立, 那么相对于 *High_risk* × *Impor* 的系数, *Low_risk* × *Impor* 的系数更趋向于负值。

(三) 控制变量

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 我们还进一步控制了公司的一般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在公司一般特征方面, 我们设置的控制变量包括前期审计意见的类型 (*Preopin*)、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nasset*)、资产负债率 (*Leverage*)、总资产收益率 (*Roa*)、前一年发生亏损的情况 (*Loss*)、存货与总资产的比值 (*Storatio*)、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比值 (*Revratio*)、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 (*Sale_growth*)、上市年数的平方根 (*Age*) 和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DA|*)。其中, *Preopin* 为虚拟变量, 如果公司前期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Preopin*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Loss* 也为虚拟变量, 如果前 1 年公司出现亏损, 其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DA|* 为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用于控制公司盈余管理水平, 我们采用分年度、分行业的 Jones 模型进行计算。此外, 我们还设置了地区、年度和行业变量, 以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于地区 and 行业, 我们分别依据 Taylor and Simon (1999)^[19] 的研究和中国证监会 2001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设置了 4 个地区虚拟变量和 11 个行业虚拟变量。由于研究样本跨越三个会计年度, 所以我们设置了两个年度虚拟变量。

在公司治理特征方面，我们设置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 (*Ownership*)、公司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 (*Board_size*)、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Board_confer*)、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 (*Board_indep*)、审计委员会的设置情况 (*Board_audit*)、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情况 (*Chair_CEO*)、外资股东情况 (*Foreign*) 以及年末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 (含董事、监事和高管) 所持有的股票总数占总股本的比例 (*Mshare*)。其中，*Ownership* 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是由国有控股的，*Ownership* 取值为 1，否则为 0；*Board_audit* 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存在审计委员会，那么 *Board_audit*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Chair_CEO* 为序时变量，如果公司总经理和董事长是一个人担任，那么 *Chair_CEO* 取值为 1，总理由副董事长或董事兼任时，取值为 2，董事不兼任总经理时，取值为 3；*Foreign* 为虚拟变量，如果外资股东为前十大股东，那么 *Foreign*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四、样本选择

模型 1 和模型 2 中的初始样本来源于 CSMAR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中列示的 2004—2006 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我们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以及模型中无法获取相关变量数据的上市公司观察值，最终共得到 3 889 个上市公司总体样本。接下来，通过查询 A 股上市公司 2005—2010 年披露的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我们在总体样本中识别了 2004—2006 年 430 家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公司。由于该类公司财务报表当期存在重大会计差错，其重大错报风险为 100%，所以依据审计风险模型，在检查风险一定的情况下，其审计风险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由此，我们将 2004—2006 年财务报表当期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 430 家公司界定为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样本组。

随后，我们通过查询 A 股上市公司 2004—2006 年披露的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在总体样本中识别了 2004—2006 年 480 家更正前期财务报表重大会计差错的公司。公司前期财务报表中存在重大会计差错可能是管理层有意为之，也有可能是管

理层无意为之。如果是管理层有意为之，那么表明公司品质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管理层无意为之，那么更多的是表明公司内部管理能力存在缺陷。而无论是公司品质问题还是内部管理能力缺陷都不是能够在短期内改善的，因此这些问题可能会延续到差错更正期，而使该类公司在差错更正期存在较高的重大错报风险。不过，由于其重大错报风险水平并未达到 100%，因此相对于当期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公司来说，该类公司审计风险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由此，我们将 2004—2006 年更正前期财务报表重大会计差错的 480 家公司界定为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样本组。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Panel A: 全样本与当期更正前期重大会计差错的样本分布情况				
年度	2004	2005	2006	合计
全样本	1 243	1 322	1 324	3 889
当期更正前期重大会计差错的样本	162	169	149	480
Panel B: 当期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样本分布情况				
差错披露期 \ 差错发生期	2004	2005	2006	合计
2005	109	0	0	109
2006	32	107	0	139
2007	5	14	115	134
2008	3	7	23	33
2009	1	4	6	11
2010	0	1	3	4
当期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样本	150	133	147	430

表 1 列示了模型 1 和模型 2 的样本分布情况。表 1 的 Panel A 显示，于整体而言，样本期间更正前期重大会计差错的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为 12.34%，即平均而言，每 10 家上市公司至少有 1 家更正其前期存在重大会计差错。从表 1 的 Panel B 可以看出，公司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重大会计差错更多的是在随后一年被更正，而且差错更正期与差错发生期的时间间隔越长，前期差错被披露出来的可能性越小。此外，由 2010 年前期重大会计差错公告查找到的 2004—2006 年当期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上市公司观察值分别仅有 0 个、1 个和 3 个。根据以上的趋势，我们认为，极少有 2004—2006

年的重大会计差错是在 2010 年以后被更正的情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以 2005—2010 年的前期差错更正公告搜集 2004—2006 年当期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样本是有效的。

五、描述性统计与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列示于表 2。

表 2 显示,对于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样本, *Opin*

的均值为 0.254, 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样本组其 *Opin* 的均值是 0.228, 而总样本 *Opin* 的均值只有 0.112。这一结果显示,在不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相对于总体样本,审计师对存在一定审计风险的样本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可能性都较高。此外,表 2 还显示,客户重要性水平 (*Impor*) 在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样本、审计风险相对较高样本和总体样本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 2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样本		审计风险相对较高样本		总样本	
	均值	中值	均值	中值	均值	中值
<i>Opin</i>	0.254	0.000	0.228	0.000	0.112	0.000
<i>Impor</i>	0.050	0.040	0.053	0.039	0.050	0.040
<i>Preopin</i>	0.202	0.000	0.167	0.000	0.096	0.000
<i>Lnasset</i>	21.166	21.129	21.158	21.154	21.252	21.183
<i>Leverage</i>	0.706	0.618	0.676	0.601	0.560	0.532
<i>Roa</i>	-0.052	0.032	-0.013	0.032	0.022	0.056
<i>Loss</i>	0.252	0.000	0.239	0.000	0.139	0.000
<i>Storatio</i>	0.157	0.127	0.159	0.128	0.161	0.131
<i>Revratio</i>	0.180	0.141	0.162	0.137	0.141	0.115
<i>Sale_growth</i>	0.125	0.092	0.139	0.102	0.205	0.151
<i>Age</i>	2.922	3.000	2.913	3.000	2.795	2.828
<i>/DA/</i>	0.092	0.056	0.095	0.054	0.079	0.048
<i>Ownership</i>	0.690	1.000	0.695	1.000	0.688	1.000
<i>Board_size</i>	6.471	6.000	6.547	6.000	6.304	6.000
<i>Board_confer</i>	8.013	7.000	7.587	7.000	7.620	7.000
<i>Board_indep</i>	0.519	0.500	0.519	0.500	0.531	0.500
<i>Board_audit</i>	0.521	1.000	0.535	1.000	0.509	1.000
<i>Chair_CEO</i>	2.777	3.000	2.770	3.000	2.779	3.000
<i>Foreign</i>	0.065	0.000	0.052	0.000	0.073	0.000
<i>Mshare</i>	0.001	0.000	0.002	0.000	0.009	0.000

注:表 2 中总体样本个数为 3 889 个,其中 480 个为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样本,430 个为审计风险相对较高样本;限于篇幅,年度、地区与行业变量的描述性结果未列示于表 2。

在公司一般特征上,由表 2 可知,相对于总体样本,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样本与审计风险相对较高样本在前期都更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Preopin*),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较高,资产收益率 (*Roa*) 较低,前一年更可能发生亏损 (*Loss*),销

售收入的增长速度 (*Sale_growth*) 较慢,上市年限 (*Age*) 较长,操纵性应计水平 (*/DA/*) 更高。在公司治理特征上,与总体样本相比,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样本与审计风险相对较高样本的董事会规模 (*Board_size*) 均较大,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

(*Board_indep*) 都较低。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样本与审计风险相对较高样本在公司一般特征和公司治理特征上的差异并不大。仅在前期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Preopin*)、资产收益率 (*Roa*) 和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Board_confer*) 方面存在微弱的差异。

表 3 客户重要性、审计风险与审计报告决策:
审计风险相对较高情形下的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 1-1		模型 1-2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i>Intercept</i>	-1.66	-1.64*	-1.66	-1.64*
<i>High_risk</i>	0.38	3.82***	0.39	3.23***
<i>High_risk×Impor</i>			-0.33	-0.25
<i>Impor</i>			0.18	0.19
<i>Preopin</i>	1.35	13.27***	1.35	13.27***
<i>Lnasset</i>	-0.04	-0.84	-0.04	-0.85
<i>Leverage</i>	1.48	9.35***	1.48	9.34***
<i>Roa</i>	-0.42	-6.27***	-0.42	-6.26***
<i>Loss</i>	0.19	1.88*	0.19	1.87*
<i>Storatio</i>	-1.60	-4.52***	-1.60	-4.50***
<i>Revratio</i>	1.60	5.11***	1.60	5.11***
<i>Sale_growth</i>	-0.40	-5.04***	-0.40	-5.05***
<i>Age</i>	0.08	1.10	0.08	1.10
<i>/DA/</i>	-0.28	-1.02	-0.28	-1.02
<i>Ownership</i>	-0.21	-2.63***	-0.21	-2.64***
<i>Board_size</i>	0.00	-0.06	0.00	-0.06
<i>Board_confer</i>	0.00	-0.29	0.00	-0.29
<i>Board_indep</i>	-0.06	-0.15	-0.06	-0.15
<i>Board_audit</i>	-0.01	-0.10	-0.01	-0.10
<i>Chair_CEO</i>	-0.05	-0.87	-0.05	-0.86
<i>Foreign</i>	0.28	2.07**	0.27	2.07**
<i>Mshare</i>	-0.09	-0.09	-0.09	-0.10
N	3 889	3 889		
Pseudo R ²	0.48	0.48		

注: 1%的显著性水平标注为***, 5%的显著性水平标注为**, 10%的显著性水平标注为*。*Opin* 为模型 1-1 和 1-2 的因变量; 限于篇幅, 年度、地区与行业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列示于表 3。

(二) 模型实证结果

首先, 模型 1 用来考察在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

表 4 客户重要性、审计风险与审计报告决策:
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情形下的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 2-1		模型 2-2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i>Intercept</i>	-1.59	-1.57	-1.68	-1.65*
<i>Low_risk</i>	0.32	3.43***	0.77	4.81***
<i>Low_risk×Impor</i>			-9.53	-3.30***
<i>Impor</i>			0.86	1.26
<i>Preopin</i>	1.34	13.11***	1.35	13.15***
<i>Lnasset</i>	-0.04	-0.94	-0.04	-0.92
<i>Leverage</i>	1.47	9.32***	1.48	9.29***
<i>Roa</i>	-0.42	-6.18***	-0.43	-6.33***
<i>Loss</i>	0.19	1.86*	0.19	1.91*
<i>Storatio</i>	-1.61	-4.55***	-1.71	-4.74***
<i>Revratio</i>	1.54	4.89***	1.54	4.86***
<i>Sale_growth</i>	-0.40	-5.02***	-0.41	-5.16***
<i>Age</i>	0.09	1.16	0.09	1.16
<i>/DA/</i>	-0.28	-1.01	-0.29	-1.04
<i>Ownership</i>	-0.22	-2.75***	-0.22	-2.72***
<i>Board_size</i>	0.00	0.14	0.01	0.31
<i>Board_confer</i>	-0.01	-0.57	-0.01	-0.63
<i>Board_indep</i>	-0.03	-0.06	0.02	0.06
<i>Board_audit</i>	0.00	0.02	0.00	-0.06
<i>Chair_CEO</i>	-0.05	-0.85	-0.05	-0.89
<i>Foreign</i>	0.27	2.07***	0.27	2.01***
<i>Mshare</i>	-0.10	-0.11	-0.04	-0.04
N	3 889	3 889		
Pseudo R ²	0.48	0.48		

注: 1%的显著性水平标注为***, 5%的显著性水平标注为**, 10%的显著性水平标注为*。*Opin* 为模型 2-1 与 2-2 的因变量; 限于篇幅, 年度、地区与行业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列示于表 4。

情形下, 客户重要性对审计师进行审计报告决策的影响。由表 3 模型 1-1 的回归结果可知, *High_risk* 与 *Opin* 显著正相关 ($P < 0.01$)。我们随后在此基础上加入交乘项 *High_risk×Impor*。由表 3 模型 1-2 的回归结果可知, 尽管 *High_risk×Impor* 的系数为负值, 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示, 在审计风险较高的情形下, 随着客户重要性水平的提高, 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此时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

负向影响较弱,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1a。

其次,模型 2 用来考察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情形下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之间的关系。表 4 中模型 2-1 的回归结果显示, *Low_risk* 与 *Opin* 显著正相关 ($P < 0.01$)。我们随后在此基础上加入交互项 *Low_risk*×*Impor* 进一步检验。表 4 中模型 2-2 的回归结果显示, *Low_risk*×*Impor* 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小于零。这一结果显示,在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情形下,客户重要性水平越高,审计师越难以出具严厉审计意见,本文的假设 1b 得到了支持。综上所述,表 3 和表 4 的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之前提出的假设 1,即随着审计风险的降低,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逐渐趋向于负相关。另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六、稳健性检验

由于样本选择和变量度量可能会对上述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由于样本公司中可能出现同一年度既存在重大会计差错又更正了前期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所以可能存在同一样本既为审计风险相对较低又为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矛盾情形。因此,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剔除此类的交叉样本。其次,不同于以客户总资产为度量标准,我们以来自客户的全部业务收入为基础衡量客户重要性水平这一检验变量。最后,考虑到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严厉程度的差异,我们进一步以有序多项分类 (*Opin order*) 重新界定审计意见这一因变量。此外,我们还对模型 1-1 和 1-2, 2-1 和 2-2 重新进行 Logit 回归分析,与前述结果相比,这些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模型 1-2 中 *High_risk*×*Impor* 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仍然不显著;模型 2-2 中, *Low_risk*×*Impor* 的系数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小于零。

七、研究结论

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的关系是国际审计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之前研究的不同,本文试图基于微观视角考察在不同审计风险情

形下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影响。通过查询 A 股上市公司 2005—2010 年披露的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我们识别了 2004—2006 年 430 家存在重大会计差错的公司,将其界定为审计风险相对较高的样本;同时,我们还通过查询 A 股上市公司 2004—2006 年披露的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从中识别了 2004—2006 年 480 家更正前期重大会计差错的公司,将其界定为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样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当客户的审计风险相对较高时,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并不显著相关;而对于审计风险相对较低的客户,客户重要性水平越高,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也就是说,审计风险越低,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概率越趋向于负相关。因此,本文的经验证据显示,审计风险是影响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的重要的微观层面因素,审计师在进行审计报告决策时并不会仅仅因为客户较为重要而妥协,在面对较高审计风险时,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了影响客户重要性与审计报告决策关系的微观因素,为我们深入理解客户重要性对审计报告决策的作用机理和实现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研究视角。同时,由于我们基于上市公司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公告中蕴含的信息来衡量审计风险,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加强审计对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行为的外部治理作用,降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对资本市场效率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帮助。此外,本文的研究还有利于深入理解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管理行为的内在机理,为风险管理行为的监管和相关准则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持。

最后需要说明,我们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我们主要关注客户层面的客户重要性,而没有更进一步研究审计师个体层面或者分所层面上客户重要性的影响。其次,由于数据收集上的问题,我们没有将非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这使得在计算客户重要性水平时可能存在偏差。这些问题我们会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 [1] 鲁桂华, 余为政, 张晶. 客户相对规模、非诉讼成本与审计报告决策 [J]. 中国会计评论, 2007, 5 (1): 95-110.
- [2] 陆正飞, 王春飞, 伍利娜. 制度变迁、集团客户重要性与非标准审计意见 [J]. 会计研究, 2012 (10): 71-78.
- [3] Reynolds, J. K., and J. R. Francis. Does Size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Large Clients on Office-level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30 (3): 375-400.
- [4] 方军雄, 洪剑峭, 李若山. 我国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发现与启示 [J]. 审计研究, 2004 (6): 35-43.
- [5] Craswell, A., D. J. Stokes, and J. Laughton. Auditor Independence and Fee Depende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2, 33 (2): 253-275.
- [6] 王跃堂, 赵子夜. 股权结构影响审计意见吗? 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 [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3 (4): 1-50.
- [7] 曹强, 葛晓舰. 事务所任期、行业专门化与财务重述 [J]. 审计研究, 2009 (6): 59-68.
- [8] Li, C. Does Client Importance Affect Auditor Independence at the Office 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oing-concern Opinion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26 (1): 201-230.
- [9] Zhou, G., X. Zhu. Client Importance and Auditor Independence: the Effect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J].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view*, 2012, 22 (4): 371-383.
- [10] Chen, S., S. Y. J. Sun, D. Wu.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 (1): 127-158.
- [11] Chi, W., E. B. Douthett, L. L. Lisic. Client Importance and Audit Partner Independe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1 (3): 320-336.
- [12] DeAngelo, L.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 (3): 183-199.
- [13] Stice, J. D. Using Financial and Market Information to Identify Pre-engageme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awsuits against Auditor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1, 66 (3): 516-533.
- [14] Lys, T. and R. L. Watts. Lawsuits against Auditor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4, 32 (Supplement): 65-93.
- [15] Krishnan, J. and J. Krishnan. 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or Resignation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7, 72 (4): 539-560.
- [16] DeFond, M., T. J. Wong, S. Li. The Impact of Improved Auditor Independence on Audit Market Concentr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9, 28 (3): 269-305.
- [17] Chen, C., S. Chen, X. Su. Profitability Regulatio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Modified Audit Opinions: Evidence from China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1, 20 (2): 9-30.
- [18] 喻小明, 聂新军, 刘华. 审计师客户重要性影响审计质量吗? ——来自 A 股市场 2003—2006 年的证据 [J]. 会计研究, 2008 (10): 66-72.
- [19] Taylor, M. H., D. T. Simon. Determinants of Audit Fees: The Importance of Litigation, Disclosure, and Regulatory Burdens in Audit Engagements in 20 Countries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1999, 34 (3): 375-388.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ent importance and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regulatory agencies, audit firms and researchers. This paper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tant literature. W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udit ris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ent importance and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 based on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We find that for the low risk client, auditors are less likely to issue severe opinion as client importance increases.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ent importance and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 isn't significant for the high risk cli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uditor will not compromise in the audit report decision only because of economic dependence. For high risk client,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client importance on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 is very limited.

Keywords: Client importance Audit risk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

(责任编辑: 韩 嫻)